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六十九

小簡

答濠州陳章朝請

黃州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耳別後契闊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獨中間述古捐館有識相吊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竒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欲裁謝而春夏以來卧病凡百日今尚苦目病耳枉手教喜知尊體康健貴眷各佳安罪廢屏居交游皆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慙而已孰能如公遠發

藥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復作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每辱自遺時枉書問感忤深矣比日起居佳勝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諭四望起廢固夙志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切望矜察示諭學琴足以自娛私亦欲爾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崔閑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梓通中辱書此人回欲裁謝適苦寒嗽而此人又告去甚急故未果且爲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議論與世俗異也可畏劉宗古近過此甚安健絕無遷謫意江親亦可與言

### 與彥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爲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遂蒙輟惠報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遠違來意當傳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發

東坡先生集 卷之六十九 二  
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菽重煩厚意一一捧領訖  
感忤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與徐得之

適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畱雪堂所需字詩  
款曲爲之此與國書可便遣也

又

數日相從遽別情悵惘然晚來起居佳勝後會未可  
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十一郎昆仲不及再別惟節哀慎重爲禱葬期不遠  
想途中不復滯留凡事稟議大阮爲佳仍恕造次

又

昨日已別情悵惘然辱教喜起居佳勝風雨如此淮  
浪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  
衾耳想來日亦能行若再訪幸甚

又

逾年相從情均骨肉乍此遠別悵恋可知辱書承起  
居佳勝爲慰來日離此水甚慳嗇不知趑得十五日  
上否得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居爲佳也  
餘萬萬自重

又

小兒蒙下問未暇上狀不罪宗人過望皆公之賜也  
叨恩公不能無愧更爲多致謝懇也

又

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之重感慰何極經宿  
起居何如郡中雖留數日竟少暇陪接又不得一候  
館舍遂爾速別可量悵惘

又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爲賀所用  
石硯一枚送上湏是學書時與之似太早計然俯仰  
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逼吾儕日益潦倒爾恐得之  
惜別又復前去家中缺人抱孩兒深爲不皇呵呵

又

別後所辱手教一一皆領罕遇信便不克裁謝甚愧  
負也再到舊遊不見故人深爲悵惘然喜久客牢落  
得遂歸計也此日已還侍下起居住勝會合何時臨  
書悵然

又

定省之暇稍葺閑軒簞瓢鷄黍有以自娛想無所慕  
於外也閩中多人隱屠釣得之不爲簪組所縻儻得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  
見斯人乎僕益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特惠問

答程彝仲推官

濶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獨吾兄不忘疇昔時枉遠書感忤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佳勝又讀別紙所記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慰朋友之望

又

某與幼累皆安子由頻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人之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速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鉢叫饑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與程懷立

昨日辱訪感忤不已經宿起居住佳勝蒙借示子明傳神筆勢精妙彷彿難辨恐更別大本望得一軸使觀者動心駭目也專此致叙不一

答君瑞殿直

春來未嘗一日閑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愧辱書承

起居佳勝爲慰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乍  
暄惟萬萬自重

答張主簿

改歲無緣展慶伏惟履茲新春百福來集旬日前尋  
教感服眷厚不卽馳答悚忤悚忤何日披奉但有領  
仰餘寒惟冀以時自重

與景倩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佳勝食已本欲奉書  
適陳季常來故且已衆客頗懷公高論可能只今一  
訪否禮不當爾意公期我於度外也

與趙仲修

瘡病不往見而仁人敦舊屢承車馬感愧不可言用  
凉切惟起居佳勝旦夕當獲面謝

又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 謹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  
公亦無乃浹旬蔬食耶一喙

又

辱教感服風月之約敢不敬諾庾公南樓所謂老子  
於此興復不淺便當携被往也

與人

兩日瘡痛殊甚不果見辱簡且喜起居佳勝二詩高妙讀之喜慰幸甚病中裁謝草草

又

兩日瘡痛不出思渴思渴今猶楚痛未已鍾乳丸更求數服吐血者復作也不罪不罪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餅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茗两片食已可與道媼對啜也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曾不足以窺其萬一結髮求道篤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而匏繫于此不得一望其履幕慨嘆不已久廢筆硯無以報此嘉貺益增愧赧

與毛維瞻

歲行盡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火青荧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草爲愧當一笑也

與劉器之

辱書極論內外丹事劣弟初不及此受賜多矣輒拜呈方丈銘一首更告與敲琢看唐彦道處亦有一贊

并爲看過因家兄龜年行奉啓半醉中書字不謹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卽日遠想起居安穩兒從夫  
遠謫百念灰滅持誦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嶺  
瘴春寒千萬爲法自重不宣旌德縣君王氏兒拜

答開元明座主

久別思企不忘辱書具審法履安勝爲慰賢上人前  
年來此尋往金山多時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  
橋用工初不滅裂云何一水便爾敗壞無乃亦是不  
肖窮蹇所累耶何時復相見千萬保愛

又

開元大殿非吾師學行神人嚮應安能便成可喜可  
喜此書附聖傳塗中更不封勿訝勿訝

與無擇老師

吾師要寫大字特爲飲酒數盃只用尋常小筆作二  
額八字者可入石六字可上碑兩旁刻年月日及官  
位姓名字小不稱大伽藍示及大筆皆市人用者不  
可使也惠及奇菽感服之至

與清隱老夫

黃長生人來辱書承起居住勝爲慰示及黃君佳篇

及山中圖刻欲令有所紀述結緣爭境此宿所願也  
但多病久廢筆硯里中故人多有求詩文者皆未能  
副其請也千萬勿訝

又

淨因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絕境寤寐不忘何日  
得脫纓絆一聞笑語思渴思渴

與人

辱簡承起居清勝奇墨吾儕共寶併蒙輟惠慚悚之  
甚敬佩厚意也

與金山佛印禪師離黃州

辱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仰見約遊山固所願也  
方迫往筠州未卽走見還日如約匆匆布謝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候如何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  
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  
念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  
泂流入淮沂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  
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  
違何勝慨嘆計公聞之亦戚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  
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三兩日間特一見訪乎至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  
望至望元弼藥并書乞便與送達三五日間買得磁  
器更煩差人得否

與王慶源

窮僻少便人不上狀竊惟退居以來尊體勝常黑頭  
謝事古今所共賢二疏師傳淵明縣令均爲高退昔  
人初不爲優劣也謹以此爲賀二子學術成就瑞草  
橋果木成蔭卧想數年出仕無一可愧者此又有餘  
味矣除却虛名外物不知文太師何以加此想當一  
笑也某蒙恩量移汝州回念坟墓心目斷絕方作舟  
行何時得到汝到後又須營辦生事此身漂然奉美  
何及乍熱惟萬萬順候自重

與楊元素

陳主簿人還領手教伏承比日台候萬福深慰馳仰  
人物豐盛池館清麗足供嘯咏之樂數日來人皆云  
公移徐州雖未是實語然理當如此惟汲汲行復遷  
擢矣某本欲秋間往見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見治  
裝舟行自洛陽出陸百八十里至汝雖繚繞遘回然  
久困資用殆盡決不能陸行耳無緣詣別惟望順時  
爲國自重

又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十一  
城南有亞父冢然非也冢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  
昔欲爲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爲成之  
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  
觀

與湖道士

昨日起離中塗逆風吹往北岸几葬魚腹知之二詩  
錄寄到後幸一兩字附遞至他州貴知達玉芝善守  
護無爲有力者所取餘惟保愛

與人

久不奉書疊承枉教字慰感良深比日起居住勝沙  
郡務簡儒師清閑於此相從豈非甚幸區區非面莫  
究令兄不敢別狀乞道懇

與佛印禪師

專人來辱書累幅勞問脩至感忤不已臘雪應時山  
中苦寒法體清康一水之隔無緣躬詣道場少聞謦  
欬但深馳仰

又

夢想高風忽復披奉忻慰可知但累日煩擾爲愧耳  
重承人船相送益用感忤別來法體何如後會不遠  
萬萬保練

又

專人來復書教併偈捧讀慰喜且審比日法體安穩  
幸甚幸甚今聞秀老赴召爲衆望公來長蘆如何如  
何某方議買劉氏田成否未可知須更留數日携家  
入山決矣殤子之戚亦不復經營惟感覺老憂愛之  
深也太虛已去知之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六十九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十

小簡

與湖守滕達道

離黃州

一別四年流離契濶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至於  
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別來  
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解鬱鬱且審起居佳勝爲慰  
某以少事更數日方北去宜與田已問去若得報佳  
者當扁舟徑往視之遂一至湖見公固所願然事有  
可慮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當走治下攬  
撓公數月也未間惟萬萬爲時自重

又

到此時見荆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莫畧往一見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某近到筠見子由他亦得旨指射近地差遣想今已得替矣吳興風物足慰雅懷郡人有賈收耘老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尤與之熟願公時一顧慰其牢落也近過文蕭公樓徘徊懷想風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間欲入一文宇乞於常州住若幸得請扁舟謁公有期矣

又

聞張郎已受得發句春中赴上安道公與之俱來某若得旨當與之聯舟而南窮困之中一段奇事古今罕有也不知得遂此意否秦太虛言公有意拆却道還堂橫廊切謂宜且留之想未必耳聊且言之明年見公當館於此公雅度宏偉欲其軒豁卑意又樂其窈窕深密也如何不罪造次

又

晚生蒙不鄙與遊又令出一字似涉僭易願公自命却示及作字說乃寵幸也

又

別後不意遽聞國故哀號追慕迄今未已惟公忠孝

體國受恩尤異悲苦之懷必萬常人比日起居何如  
某旦夕過江徑往毗陵相去益近時得上問也爲時  
自重

又

承差人送劉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喜妄傳  
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邸報至今不  
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喜保馬戶導洛  
塚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可  
可賀令子各安勝未及報狀也

又

近在楊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  
報至南都當再一削也承郡事頗煩齊整想亦期月  
之勞耳微疾雖無甚患然願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  
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辜吾黨之望而快羣小之志  
也情切言重必恕其拙

又

別紙示諭且感知愛之深一一佩刻董田已遣人去  
問宜興親情若果爾當乘舟往成之然公欲某到吳  
興則恐難爲不欲盡談惟深察之到南都欲一狀申  
禮曹凡刊行文字皆先毀板如所教也有監酒楊侍

東坡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  
禁永康者與之外姻亦甚謹幹望畧照庭如察其可  
以剪拂又幸也

又

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可言  
某留家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又有  
舊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却還般挈定居後  
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當時  
亦未是實討當先起老鎬僕或得連茹耶惠貺三十  
壺携歸矣餘耘老能道

又

四聲可罷之萬一浮沉反爲患也幸深思之不罪承  
公借示李成十幅圖遂得縱觀幸甚幸甚且暫借  
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試模看只恐多累筆耳此  
本真竒絕月十日後當於徐守處借人贖納令專愛  
護也

又

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諭極慰喜慰喜

荅賈耘老

久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  
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

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  
目昏當是爲雙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某髮少加  
白耳餘如故未緣往見萬萬自愛

又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  
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  
公當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爲  
卑末送相子來楊州

又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  
浪出舡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公見時  
具爲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  
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蒿薦之云用之  
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又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  
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  
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看還能飽人否  
昔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斛終君  
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

長以付之也

與千之姪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  
秋試又失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念益務積學而  
已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還  
還鄉信否叔舟行幾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  
老焉尋奏乞居常見邸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  
畧到彼葬却老姊二姨子由乾姊也住二十來日却乘舟  
還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  
自惟罪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  
者非面不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惟萬萬  
自愛

與潘彥明

別來思念不去心遠想起居住安眷愛各無恙不見  
黃榜未敢馳賀想必高捷也某兩曾奉書達否屢夢  
東坡笑語覺後惘然也已買得宜興一小莊且乞居  
彼遂爲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試謾發此書不復覩縷  
惟千萬保愛

與開元明師

奉別累年舟過境上懷想不忘遣人惠書且知法體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安穩感慰兼集咫尺無由往見惟萬萬自愛

又

石橋之壞每爲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由窮蹇之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尚未有涯但勿廢此志歲豐人紓會當成耳僕已得請居常州暫至南京卽還南也知之

又

中前經過幸聞清論深欲還日再上謁以數相知約在栖賢且自德安徑赴之遂成食言悚息不已比日法體何如拙詩一首聊以寄一時之事耳不須示人

切祝切祝

又

久復一見甚以爲慰泥雨遠煩瓶錫不克款語但有感愧乍遠千萬保愛

又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六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蓄畫像乏香燈供養可擇名藍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漢契緣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荅王定國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七  
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  
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  
近在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  
楊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鄙  
懷至願但不如彼此省事之爲愈也

又

禦瘴之術惟絕慾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爲  
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故雞豬魚蒜逢着則吃生老  
病死時至則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嘗云定國瘴  
烟窟裡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乎老人

則不如耳頑愚卽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  
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  
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  
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矣歸耕沒  
齒而已矣

又

近絕少過臨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爲輕重見顧  
者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嘆老弟之遠外  
蒙囑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或不經意  
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或受嗤於拙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七  
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庇不可不留意也

與吳秀才

相聞久矣獨未得披寫相盡常若有所負罪廢淪落  
屏迹郊野初不意舟從便道有失修敬不謂過予衝  
冒大熱間關莽榛曲賜臨顧一見洒然遂若平生之  
懽典刑所鍾旣深嘆仰而大編璀璨健論抑揚蓋自  
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不已俯求衰晚何以  
爲對送別堤下恍然一夢覺陳迹具存豈有所遇而  
然耶留示殊書正快如九鼎之珍徒咀嚼一啻宛轉  
而不忍下咽也不審舟從定在几日可非晚過金

當得款奉

答靈就遵老

前日壁間一見新偈便向泥土上識君今日復蒙古  
藤竒句益知前言之不妄也然旣傳之諸祖師何不  
自家留使旣已倒持輒當逆化呵呵

又

疊辱手教且審法體佳勝扇子妙句開發良多本欲  
扳和恐久立大眾呵呵

與李廷評

經由特辱枉訪適以卧病數日及連日會集殊無少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十一  
暇治行匆遽不及詣謝明日解維遂爾違潤豈勝愧  
負

答楊元素 赴登州

專人至辱長牋爲慰禮意兩過契故不淺乃爾見踈  
悚息悚息比日起居何如登州謝章未上不敢致啟  
事近所傳蓋非實也未由會并千萬順時保愛人還  
適在瓜州道中裁謝不如禮

與滕達道

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問此外不煩遠念久不朝  
覲緣此得望見清光想足慰公至意其它無足云云  
貴眷令子各計安勝中前急足遠寄必已收得畧示  
諭

又

少懇干聞不罪某好携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累子  
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爲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爲  
不淺也有便望頒不悚息悚息某感時氣卧疾逾月  
今已全安但要累更卧尚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縣  
竹人多藝然可閑攷驗亦足以遣悶也留此凡一年  
與之稍熟悉要知

又

東坡先生集 卷之七  
前蒙惠建茗甚奇醉中裁謝不及愧悚之極登州見  
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便行會合邈未有期不免悵  
望舍弟召命蓋虛傳耳君實恩禮既異責望又重不  
易不易其舊有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  
馬持此將安歸造物不我捨今日類詩懺矣見報中  
憲言王汝右揆當世見在告必知之京東有幹示諭  
又

許爲置朱紅累子不知已令作否若得之携以北行  
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務不罪

與韓康公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耳  
耳揚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  
道士石詩託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  
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有可觀  
戲爲和之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笑也

答姚秀才

過蘇首辱垂訪到官又在教字皆未克陳謝又煩專  
使惠問勤厚如此可量感愧比日起居何如寄示詩  
編石刻良爲珍玩以見好事之深篤也溽暑未解萬  
萬以時保練

又

近專人選奉書必達入秋差涼體中佳否咫尺披奉無由尚冀保練慰此想念

又

昨惠及千字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况復收耶謹却封納不訝

與滕達道

二賦稍晴寫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求墨一詩錄呈可以發笑也衲衣尋得不用更尋累卓感留意

作之甚甘子已拜賜矣北方有幹垂示

又

某干求累子已蒙佳惠又爲別造朱紅尤爲奇妙物意兩重何以當克捧領訖感愧無量舊者昨寄在常州令子由帶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

又

鰻魚三百枚黑金碁子一副天麻煎一甌聊爲土物不罪况觸令子思渴冗中不及拜啟

又

近得安道公及張郎書甚安健子由想已過矣青州

資深相見甚懽今日赴其盛會閑恐要知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十一

小簡

荅王慶源

登州還朝

近辱書并寄新詩伏讀感慰不已屬多事未及繼和不審比來尊體何如貴眷各均安某凡百如昨夢想歸路若痿人之不忘起也溽暑向隆萬乞以時保重

又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蹕矣五五哥五七哥及十六郎臨行冗迫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臨漲海枕簟之下天水相接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

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烟雲爲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  
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爲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惠書  
冗中未及荅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  
有幹乞示諭

荅潘彥明

行役無定久不奉書至登州領所惠書承起居住勝  
甚慰思企到郡席不煖復蒙詔追勉強奔走愧嘆不  
已緬懷舊遊殆不勝情承太夫人尊候如昨昌言令  
兄亦蒙惠書冗甚未及荅且伸意毅甫興宗公願各  
爲致區區餘惟萬萬自重

又

少事奉聞吳侍制謫居於彼想不免牢落望諸君一  
往見之諸凡與照管其向者流落非諸君相伴何以  
度日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撲相伴使忘遷謫之意  
亦諸君風義也不罪不罪

荅曾子宣

流落江湖晚復叨遇惟公知炤如一日也孤愚寡與  
日親高誼謂可永久不謂尚煩藩翰之寄遠濶以來  
思仰日深辱書教伏審復茲秋涼台候萬福欣慰之  
極一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順時爲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國自愛

又

自公之西有識日望召還豈獨契愛之末邊落寧肅公豈久外哉示諭塔記久不馳納愧恐之極乞少寬之秋涼下筆也親家柳子良宣德赴潞幕獲在屬城知幸知幸謹奉手啓冗迫不盡區區

又

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爲慰塔記非敢慢盖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卽爲詞頭所迫率以夜半乃息五更復起寔未有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願公一笑而恕之旦夕當卜一邂逅而別

與子安兄

拜違十八年終未有省侍之期歲行盡但有懷仰卽日履茲寒凝尊體康勝姪男女各長成東塋每煩照管感涕不可言某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方力辭免年歲間當請一鄉郡歸去漸謀退省耳未卽瞻奉萬乞以時自重

又

子由亦有司諫之命想不久到京東塋及松甚煩照管如更合芟間告兄與楊五哥略往觀當分明點數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三  
根槎交付佃戶免致接便偷斫也不然與出榜立賞  
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留意相度阿膠半斤  
阿井水煎者青州貢棗五斤充信而已京師有幹乞示及

### 與鄉人

某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面墳墓手種  
木已徑尺矣此心豈常一日忘歸哉久放山澤乍入  
朝市張皇失次觸目非所好也但久與子由別乍得  
一處以爲喜幸然此郎君乃作諫官豈敢望久留者  
相知之深故詳及一二

### 與楊元素

奉別忽將二載未嘗定居到闕以來人事衮衮不  
上問愧仰深矣比日切想起居佳勝近聞小人輒躋  
左右此何品類也乃敢如此信知困中無種不有想  
以道眼觀之何啻蟻蝨一笑可也知故舊皆已還朝  
坐念老兄獨在江湖未免慨嘆也更冀順時爲國自  
重冗迫不詳及

又

忝命過分皆出素獎碌碌無補日憂愧耳舍弟適患  
赤目未能上狀又適得鄉信堂兄承議名不喪亡悲  
痛中不能盡區區怨之怨之都下有幹示及

又

陳僉主簿聞公已薦之感戴之懷如親受賜也幸爲終始成之此人實無它腸可保信也不罪

與陳季常

某局事雖清簡而京輦之下豈有閑人不覺劫劫過日勞而無補顏鬢蒼然見必笑也子由同省日夕相對此爲厚幸公小疾雖平不可忽善言不離口善藥不離手此乃古人之要言可書之座右也藥物有彼中難得須此幹置者千萬不外如聞公有意入京不知幾時可來如得一會何幸如之柳一已在此一訪

值出未見也僦居在蒲池寺去此稍遠數日頗有事左揆已出陳州君實代之蹇老知和州授之蘆簑餘不能盡報去劉莘老中丞旦夕授也黃安中龍直知越州靜菴不管閑事最妙最妙

與潘彥明

辱書喜承起居住勝眷聚各佳某老病還朝不爲久計已乞郡矣何時扁舟還鄉一過舊棲溷亂故人旬日而去言之悵然大熱千萬保愛

又

久不聞問方增渴仰忽領手字方知文丈傾逝聞之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悲怛不可言比日追慕之餘孝履旦支持否某衰病  
懷歸夢想江上又聞耆舊凋喪可勝淒惋未由往慰  
惟冀節哀自重以畢後事

又

東坡甚煩葺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  
各計安寶兒想見頽然矣郭興宗舊疾必全平愈酒  
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與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  
可以小圖示及當爲作名寫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  
名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災患且喜無事風顛不少  
減否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以上諸人各爲再三  
伸意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某  
弗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徧致此意

又

近附黃兵書必達比者孝履何如劉全父來頗聞動  
止殊慰想念京塵衮衮無佳思緬懷昔遊悵惘而已  
昌言及諸故人皆未及書必察其少暇伸意伸意乍  
暄千萬節哀自重

與王慶源

久不奉狀愧仰增積卽日遠想起居住勝叔文脫屣  
縉紳放懷田里絕人遠矣某罪廢流落今復強顏周

行有愧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間乞與一鄉郡  
歸陪杖屨復講昔日江上携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  
拽脚相送先發遣酒壺歸瑞草橋於義儉矣記得否  
呵呵何幸如之未間惟望厚自願養以享無疆之壽

又

遠沐寄示老手高風欽詠不已甚欲和謝公私紛紛  
少暇竟未果悚悚七八兩秀才各計安爲學想日益  
早奮場屋慰親意也知宅醞奇甚日與蔡子華楊君  
素聚會每念此卽致仕之興愈濃也示諭要盡酒  
信手豈復能佳寄一扇一小軸去作笑耳

荅佛印禪師

經年不聞法音經術荒蕪無與鋤治忽領手教累幅  
稍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  
近方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  
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  
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爲衆自重

與黃洞秀才

寄示石刻感愧雅意求書字固不惜但尋常因事點  
筆隨卽爲人取去今却於此中相識處覓得三紙付  
去蓬仙因降爲致區區之意

東坡先生集卷之七十一  
與王文甫

多時不奉書思仰不去心比日復茲酷暑體中佳勝  
數日以伏暑下府初安乏力而潘二丈速行略奉此  
數字殊不盡意西山詩一冊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  
間并拙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爲入右安  
溪亦佳不然寫故壁中可也

與運判應之

冬日不接奉渴仰殊深大熱伏想起居住佳勝承旦夕  
啓行無緣往別鄉里何幸被蒙豈弟之政但賢者遠  
去有識所歎也衝犯酷暑千萬自愛

與范子功

遠濶歲久書問不繼自咎之深殆無所容伏惟盛德  
雅度有以容之比日竊計鎮撫之暇台候萬福某蒙  
庇粗遣驟遷過分備員無補惟雅眷有以教督之乃  
幸毒熱伏冀順時爲國自重

又

久疎上問愧仰增劇承軒旆將至起居住佳勝欣慰不  
已暫還舊席卽臈柄用輿議所屬小子得少託餘庇  
尤爲厚幸區區卽遂面究

與知縣

東坡先生集卷之七十一  
紛冗久踈上問辱書感愧比日履茲春溫起居何如  
未由展奉徒深渴仰尚冀保練以慰區區

又

近屢辱書數裁裁謝但苦冗中不盡意耳比日起居何  
如惠笈已拜賜新奇之味遠能分惠感忤無已

又

頻示誨感服勤眷乍暄伏計尊體佳勝前去當入府  
果尔否

又

近者疊辱臨訪紛冗中不盡所懷枉手教具寄起居

佳勝感慰兼集何日復入城得少款聚未間萬萬自  
重

又

近辱回教感慰深矣比日履茲伏暑起居清勝咫尺  
莫由會遇引領來塵庶幾少盡區區未間萬萬自重

又

人來辱手教承比日起居佳勝思企高議未緣款奉  
臨書悵惘示諭書醉公石固佳但目昏罷倦每書過  
百十字輒意闌恐旦夕少暇耳毒熱萬萬以時自重

又

東坡先生集 卷之十一 九 郭  
近日雖獲一再見終不盡區區辱書告別又不卽裁  
荅可量愧悚宿昔稍涼起居勝常景物漸嘉邑事多  
暇想有以爲樂此外萬萬自重

又

疊辱手教感慰兼集邑事清簡起居勝常小兒蒙不  
鄙外荷德殊深矣未由接奉千萬以時自重

又

兒子遂獲託庇知幸魯鈍多不及事惟痛與督勵也  
切祝切祝晉卿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八世  
何者非夢耶亦不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

有過人能如是耶

又

昨日辱示佳篇詞韻高絕非此句無以發揚醉公也  
雨冷起居住否二碑納上

與人

辱教伏承尊體康勝某以拘文不克造請初不知微  
恙今聞已安愈甚慰馳仰然猶當倍加保愛也

又

遠濶忽復周歲思仰日深衝涉薄冷起居清勝卽獲  
瞻奉下情欣躍區區併遂面盡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一  
與張正已

特承訪別愧企良深晴寒起居安勝寶月書信并念  
二侄一書煩從者附行不訝不訝正寒衝冒千萬加  
愛

荅李方叔

翰林

承示新文如子駿行狀丰容雋壯甚可貴也有文如  
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  
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至業益  
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尔照察幸甚

荅毛滂

再辱示手教伏審酷熱起居清甚見諭某何敢當徐  
思之當不尔非足下相期之遠某安得聞此言感愧  
深矣體中微不佳奉荅草草

與王慶源

久不上狀愧仰增積卽日退居多暇尊體勝常某進  
職北扉皆出獎庇自頃流落江湖日欲還鄉追陪杖  
屨爲江路藉草之游夢想見之今日國恩深重憂責  
殊大報塞愈難退歸何日西望惋悵殆不勝懷想叔  
父與丈人及諸姪歲時相遇樂不可名雖清貧難堪  
然熬波之餘必及鵠原應不甚寂寞也歲晚苦寒伏

東坡先生集卷之七十一  
乞保重

又

近奉慰疏必達比者尊體何如某與幼弱凡百粗遣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爲上策也某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爲江邊携壺藉草之遊樂如之何

又

向要紅帶今寄一條去却是小兒子輩聞翁要此頗盡功力當釘造不知稱尊意否拙詩一首并黃秦二君皆當今以詩文名世者各賦一首寫作黃素經一卷並託孫子發宣德寄上京師有所須但請示及

荅劉貢父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有佳思也人情責望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關身事特有此耳願更著鞭區區之禱也

又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敢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七十一 十二  
作久安計兄當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顏旁觀之誚柰  
何柰何舉官之事有司逃失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  
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乏近效而  
歲計有餘未可棄也默坐反照閉目數息當記別時  
語耶

又

久濶暫聚復此違異悵惘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聞  
辱書感作無量字畫妍緊及問來使云尊貌比初下  
車時暫且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  
覲慰士大夫之望未間萬萬爲時自重七十一卷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十二

小簡

與韓昭文

翰林

違遠旌旆忽已數月改歲緬想台候勝常邊徼往還  
從者殊勞日望馬首但迂拙動成罪戾恐不能及見  
之還而去耳餘寒伏異爲國自重因任秘校行謹  
奉啓叅候

與范蜀公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  
故堅臥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頽靡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雖非赫赫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  
比日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未由瞻奉伏冀萬萬爲國  
自重

又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  
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  
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又幸也始者竊意丈夫絕意軒  
冕然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垂素  
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冗中不盡區區

又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  
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強暫起以慰二聖  
之望憐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  
真可爲後世法矣官守所縻不獲躬詣謹奉手啓區  
區萬一

又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  
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  
而况姻戚之厚悲惋可量大夫高年罹此苦毒有識  
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爲朝廷下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二  
爲子孫親友自重不勝縷縷

又

近者子豐携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向下  
二子甚奇死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丈夫  
意幸以此自遣

又

子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覲某恨不同往曉解左右臨  
書悽愴

與楊元素

向馳賀緘及因李教授行附問各已達否比日復  
微涼台候何似某蒙庇粗遣如聞公欲一謁元老果  
否不若遂遊廬阜况職當按行宅日世事一復奉委  
欲爲此行豈可得哉餘惟萬萬爲人自重

又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  
公必聞其略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  
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  
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  
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  
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三  
與張太保安道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僞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燮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蓋不敢堅臥嫌若復伸前請尔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爲察之褊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悵悵

與李端伯寶文

成都帥

自附啓河朔尔後紛紛不獲繼問左右比日伏審鎮撫之暇台候萬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擾之公旣深得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車以來談笑無事行春之樂無由託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鎖宿殿廬未及奉狀

又

張君房助教陵井人本治儒術已而爲醫有過人者識病通變而性極厚恐欲知之某寵祿過分碌碌無補久以爲愧近屢請郡未獲若得歸掃墳墓遂得望見豈勝厚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旦暮耳冗中不盡區區

又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四  
邑子每來稔聞豈弟之政西南泰然不肖與受賜多矣幸甚幸甚小侄千之初官得在麾下想蒙教誨成就也曾拜聞眉士程遵誨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知曾請見否

荅呂元鈞

適辱教值局中不卽荅悚息悚息熱甚尊體佳安暑隆衝冒何不少待殊涼必亮此意非面莫盡者不欲附去恐損其人之高節紛紛之議未聞其詳可否示諭餘示朝中可旣

又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也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閔然而已非久季常人行當盡區區

又

屢與令子語欽愛才美但尚屈大官未厭公論耳季常近得書亦見黃州人言體氣頗安壯但口眼微動耳來求藥物已寄去餘具令子口白

荅史彥明主簿

別後冗懶相因不果上問愧企增劇遠辱書教感服

深矣比日起居何如衰病懷歸請郡未得何時展奉  
少道苑結歲晚厚愛少慰區區

又

新寧想未赴上前所欲發書呈時可示諭也程懿叔  
去後旅思牢落聞已到郡矣寄惠秋石極感留意新  
春龍鶴菜羹有味舉箸想復見憶耶

與千之侄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  
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  
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  
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爲益不小也

與楊君素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以爲愧此日  
動止何似子侄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常  
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枝  
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閑自然得  
道也某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  
望順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啓上問

又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老松栢蓋茂此大慶也無以表意輒送暖腳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也道氣想不假此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令子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與黃州故人

某寵祿過分憂責至重顏衰髮禿不復江上形容也屢乞郡未得但懷想曩遊發於夢想也洗眼揩牙藥得之甚幸切望掛意覆盆子必已採得望多寄也都下有幹示及十二三兩先輩各致區區忙甚未及書又清臣亦然京師冗迫殊不款曲也

荅龐安常

久不爲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枉書教具聞起佳勝感慰兼集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豈獨爲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謹當爲作題首一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久作也老倦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知何日會見臨書惘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人生浮脆何者爲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當爲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

又

某端居靜念忽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有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也故太玄罔直蒙酉冥罔爲冬直爲春蒙爲夏酉爲秋冥復爲冬則此理也人之四支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皆水之所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則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何僕以謂不得此理而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爲主而以朱砂神麴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群書又善窮物理當爲僕思之是否一報

荅程懿叔

人來辱書喜知起居住勝眷愛各萬福郡政清暇稍有樂事處以無心強梗自服甚善甚善所望於吾弟也某凡百如昨但碎累各病醫人不離門勞費百端日有外補之興行先尚未到亦不聞遠近之耗未緣會合新春保練別膺殊渥

東坡先生集卷之七  
荅李方叔

叠辱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居住勝示諭固識孝心深至然某從來不獨不作不書銘誌但緣子孫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嘗措手也近日與溫公作行狀書墓誌者獨以公嘗為先妣墓銘不可不報耳其他決不為所辭者眾矣不可獨應命想必獲罪左右然公度某無它意意盡於此矣悚息悚息

又

承遂舉三十喪哀勞極矣此古人事復見於君恨不能兼助耳不易不易阡表既與墓誌異名而同實難如教不罪不罪某莫歸困甚來人又立行不復觀縷

又

某以虛名過寔士大夫不察青望逾涯朽鈍不能副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錢餘年不知果得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重其不幸承示諭但有愧汗耳

與王定國

數日卧病在告不審起居住佳否知今日會兩婿清虛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

東坡先生集卷之七十二  
九  
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攪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爲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劇口大罵之固應尔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伸意

荅范夢得

遠別忽二年瞻仰爲勞辱書承起居佳勝慰喜可量觀罷當獲造門併道區區

又

昨日方叔處領手誨今又辱書備增感慰乍冷台候勝常未卽詣見但有馳仰

又

今日謁告不克往見辱教伏承起居佳勝楊君舉家人服其藥多效亦覺其穩當然近見王定國言張安道書云魯下踈藥數日不能食又謝之不满意頗云云不知果尔否有聞不敢不盡

又

辱手簡且審起居住佳勝爲慰和篇高絕木與種者皆被元華矣幸甚幸甚舊句奇偉當試勉強繼作

又

辱簡承台候康勝爲慰得請知幸以未謝尚稽謁見

東坡先生集卷之七十二  
悚息悚息子光復舊物甚慰衆望來日方往浴室也  
人還匆匆

又

辱教字承起居佳勝郊外道遠不當更煩曲臨可且  
寢罷有事以書垂諭可也界紙望示及來日亦自不  
出只在舟中也惠貺鳳團感意眷之厚

又

不肖所向寡偶惟公愛念以道義相期眷予無窮既  
別感戀不可言乍寒不審起居佳否某已次陳橋  
望益遠惟萬萬以時自重

與李端叔

辱書并示伯時所畫地藏示本無此學安能知其所  
得於古者爲誰何但知其爲軼妙而造神能於道予  
之外探頤陸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數之  
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評吳畫百十字輒封呈并画納  
上

與李伯時

辱手示及惠新醞感愧殊深卽日起居住勝洗玉池  
銘寫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稍精請用陳伯修之  
說更刻於石柱上爲佳人還奉謝

與范純父

三屏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辭宿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珪璋庶幾此義

與辨禪師

久不奉書愧仰增深比日切惟法履佳休某忝冒過分碌碌無補日望東南一郡庶幾臨老復聞法音尚冀以時爲衆自重

又

某向與兒子竺僧名迨於觀音前剃落權寄緇褐去歲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謹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此子今附趙君賁納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音前略祝願過悚息悚息

又

某有少微願湏至仰煩切料慈照必不見罪某與舍弟某捨絹一百疋奉爲先君霸州文安縣主簿累贈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薩一尊并座及侍者二人菩薩身之大小如中人形所費盡以此絹而已若錢少卽省鏤刻之工可也乞爲指揮選匠便造成示及專求便船迎取欲京師寺中供養也

煩勞神用媿悚不已

與浴室用公

去鄉久不復相聞知得來示及退翁書乃審公正信法子而吾先友史彥輔十三丈之甥也又承寄示正信偈頌塔銘感歎不可言比日法體勝常知長講起信自講入禪把纜放船甚善甚善輒題數句塔銘後以補缺逸未卽相見千萬爲法自愛大雪後手凍不復成字

與張元明

數日起居住否有一詮秘大師者與之久故患痢後腸滑甚困欲煩一往視療之可否在興國寺戒壇院此一高行僧也便同作福田呵呵

又

數日起居住勝適在院中得王郎簡帖如此今封呈切告輟忙一往他必不敢苛留且請周念副此人友愛急難之心切望切望

與家復禮

前日辱訪別悵戀不已陰寒起居住否送行詩別寫得一本都勝前日書者復納去遠道萬萬自重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十三

小簡

答劉元忠

杭州

專人辱書承昆仲遠寄詩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喜  
諫議公之有子也比日雪寒起居佳否詩文皆大佳  
然法曹君所製尤佳也爲之不已何所不至輒出一  
詩爲謝取笑取笑末由披奉千萬節奉自重

又

聞愛弟傾逝手足之痛何如可言奈何奈何盛德之  
後何乃止此壽夭默定非追悼所及千萬寬中自愛

而已無由面慰臨紙哽塞

又

先公傳久欲作以官事衮衮未暇成當卽寄去也所要白雲居士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爲它人求也旣不識其人不欲便寫若乃是自謂則未願足下爲此名號也必亮此言黃素却寫一絕句納去不訝

答王慶源

久不奉書愧仰兼極令侄元直遠訪首出教字感慰之懷未易盡陳比日履茲春和尊體何如某爲郡遣衰病懷歸日欲致仕旣忝侍從理難驟去須自

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宮觀然後可得也自數年日夜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今營不已會當得之致仕有期則拜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蓄庶歸鄉日猶能陪侍杖屨上下山谷間也楮冠玳簪聊表遠意玳簪已七八十年物閱數名公矣幸服用之

答胡深夫

自聞下車日欲作書紛冗衰病因循至今疊辱書誨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住勝未緣瞻奉伏冀以時保練

又

乍到整葺想勞神用浙江數郡例被淫雨颶風之患

而秀之官吏獨以爲無災以故紛紛至此想公下車  
倍加綏撫不恤優價廣糴以爲嗣歲之備憲司移文  
欲收糴米此最良策而權戶專卧所不樂故妄造言  
語聰明所照必不搖也

又

某久與周知錄兄弟游其文行才氣實有過人不幸  
遭喪生計索然未能東歸九江寄迹治下切惟仁明  
必有以安之不在多言余託柳令諮白

又

彥霖之政光前絕後君復爲僚可喜可喜紅雲

又

某以衰病紛冗裁書不謹惟恕察王京兆因會幸致  
區區久不發都下朋舊書必不罪也

與引伴高麗練承儀

辱回教感服不已數日極寒徒御良苦切惟起居佳  
勝早潮不知應否想不出今晚必渡引望饑渴專人  
候問

又

來日若晚渡酒五行已夜矣本州舊例雖夜已深入

使猶秉燭復謁當夜下書請次日大排不知如何又二十日正是國忌若待二十一日大排過三日勅限不知可打散不坐否乞一一示諭得以預備也

又

中使已到三十里若高麗使只今來醉酒罷却可迎中使老葉未盡有此愴忙望公慈造一言得只今上馬爲幸

與潘彥明

久不奉書切惟起居佳勝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舊制頗得湖山之樂但歲久傷拯救勞弊無復齊安放懷自得之娛也彥明與故人諸公頗見念否何時會合臨紙惘惘新春萬萬自重

又

兩兒子新婦各爲老乳母任氏作燒化衣服幾件敢煩長者叮囑一幹人令剩買紙錢數束仍厚鋪新荔於墳前一酹而燒之勿觸動佳侍眷恋之深不必罪于免悚息悚息

與陳懿叔

稍不聞問思企增劇比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勝廣東近亦得書甚安子由使虜亦還矣某近忽苦腰痛

在假數日今雖強出視事尚未全健已乞宣城或宮  
觀去此雖暫病亦欲漸爲退休之計耳吾弟治績遠  
聞當卽召用少慰公議

又

承拜命移漕巴峽薄慰衆望方欲奉書使至辱教字  
且審起居清勝懿叔才地治狀當還清近此何足道  
得一省墳墓仍見親知爲可賀耳衰病疲狀何時北  
趨歸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咫尺莫緣一見臨紙惘  
惘

答聞復上人

書并詩誦味不釋手感慰之極比日起居何如云  
語欲以高文發明儒釋固所望于左右也某數日病  
在告今日頗快來旦欲出視事然力尚少粗和得來  
詩未能盡意化瓷不難得但去人已負重後信當致  
也詩中似欲之故及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與趙德麟

候吏來特承書教禮意兼重感忤不已比日起居何  
如養痾便郡得宗親彥幸甚行役迫遽裁謝草略想  
蒙恕察

又

明守一書託爲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  
嘗見御筆賜倡頌其略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  
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  
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正使  
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況其人道德文采爲  
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  
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  
去公若見此老具爲致意

與大覺禪師璉公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今無時此懷可知到此  
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具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  
凋落惟明有老師杭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  
盛事比來時得從辯才游老病昏塞頗有所警發恨  
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鑽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爲  
衆自重

又

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  
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  
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  
一節切望自細錄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

者賁歸上石也惟速爲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寫題目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下爲龜趺承之請令知事僧依此

與大別才老

專人來辱書伏承法體清勝甚慰想望山門虛寂長夏安穩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惟萬萬自愛

又

昨日辱訪冗迫未遑請謝領手教具審法履勝常爲

慰語錄蒙借開發蒙鄙爲惠甚厚

又

衰疾無狀衆所鄙遠禪師超然絕俗乃肯惠顧此意之厚如何可忘還山以來道體何如相見杳未有期日深馳仰寒凝爲衆自重

與承天明老

近辱臨訪紛冗不遂款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何如法涌赴闕道俗一意皆欲嗣此道場緣契已定想便屈臨副此誠仰餘非面莫究

又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三  
人還辱書蒙峻拒不識道眼有何採擇深所未喻也  
衆意堅甚計雖百却不已幸早戒塗比日起居何如  
卽見不復覲縷

又

衆詣漕臺敦請已許爲行下相次新太守過此當力  
求之想亦必勸行吾師豈能盡違之耶至時不免來  
此不如今日赴衰病之請却非世情也

又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都尉之請旣堅遂不  
能違亦云緣契在彼非力辭可免法涌旣不得免

吾師今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便副衆心毋煩再三也  
欽企欽企

又

適辱書知不違衆願卽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  
康勝某雖被旨去郡猶能少留及見升堂聞第一義  
也

與佛印禪師

召還翰林

治行草草不復上問忽奉手筆曠若發蒙且審比日  
戒體輕安又承退席雲卧尤仰高風也未緣展晤引  
跂尤劇

又

久不奉書忽辱惠教且審徂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之召應便領徒東來叢林法席得公臨之與長蘆對峙各壓淮右豈不盛哉渴聞至論當復咨叩惟早起裝途中善愛

又

塵勞衮衮忽得來書讀之如蓬蒿藜藿之遙而聞警欬之音可勝慰悅且審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某蒙恩擢實詞林進倍經幄是爲儒者之極榮實出禪師之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與孫正儒

數日前因來人奉書必達比日伏想履茲餘熱起居佳勝某已八上章乞郡旦夕必有指麾且輟忙爲公作得送行詩跋尾以先祖諱故不欲作冠篇也未由會合千萬保愛

又

某頑健稍勝昔日老兄眠食不衰否濶遠無它囑惟倍萬保畬而已勿將作汎常語過耳也千萬千萬入石時莫用邊花欄界之類古碑惟石上有書字耳少著花草欄界便俗狀也不罪不罪偶與子由飲半盞

酒便大醉不成字

與王元直

別久思詠春深不審起居佳否眷愛各康勝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各安旅官寡悰思歸未由豈勝恨恨某爲權倖所疾久矣然捃撫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未緣會聚惟冀以時珍衛

答王聖美

昨日廷中望見喜慰久渴辱教伏承尊體佳勝無緣造門尚冀邂逅復少須臾人還布謝草草

答青州張秘校

承携長牋下訪不克迎奉爲愧經宿伏惟尊履佳勝示諭乃宰物者之事非不肖所能致也幸賜深亮

與王慶源之子

某自去歲聞宣義叔丈傾逝尋遍中奉慰疏必已聞達爾後紛冗少暇繼以行役不定久闕書問愧悚不已叔丈平昔以文行著稱里閭於場屋晚乃少遂終不振顯惟望昆仲力學砥礪以顯揚不墜爲心乃末戚區區之望也因信惠一二字

答王正夫朝奉

通中辱書人至復枉手示併增感慰卽日起居如宜  
襄事薄遽哀苦至矣無由助執紼臨紙惋歎尚冀寬  
中毋毀以就遠業

又

大年哀詞恨拙訥不盡盛德聊塞孝心萬一何日西  
行傾想之極曹子方因會致區區

又

惠示誌文伏讀感歎拙詞何足刻石媿媿子方見過  
聞動止爲慰餘非面莫究

答楊禮先

新歲日欲往見紛紛未由辱簡承尊體已安復感  
兼集厚貺玆皮石硯蠟燭物意兩重不敢違命但有  
愧灼

又

話別草草惘然不已信宿起居佳勝明日果成行否  
拙詩聊發一笑

又

久濶暫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款意別  
來思仰增劇亟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愛各  
無恙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爲悚忤衰病懷歸又復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十一  
歲暮牢落可知切想坐穎之餘日與知舊往還此樂可羨也

與潮守王朝請滌

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於教化者所爲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願不肖何足以記此公意既爾衆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冗甚未暇成之願稍寬假逋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公能禮之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但老懶廢學無以塞盛意悚忤不已

又

承諭欲撰韓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爲詞謹已撰成付來价其一已先遁矣卷中者乃某手書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乃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著一物爲佳也若公已替卽告封此簡與吳道人勾當也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

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答龜山長老

忽辱書感慰無量比日法履佳否各爲賓學者之意師何用此重煩示諭過當末緣展晤千萬爲來自重

又

張君子郡尉間是舊檀越爲奏海照之號今託林承議赴納勅牒請作一書致君子貴知到也本欲爲書海照堂大字作牌納去屢寫皆不佳不可用待罪非久告文安國爲作篆字也

又

奉別忽半年思仰無穷比日履茲餘寒法體何如側聞居山漸久道俗嚮服新命旣下想慰衆意未瞻奉間千萬以時自重

又

前者過謁雖不款留然慰已多矣辱書審聞別後  
法履清勝山門久隳經始爲勞然龍象所在淮山已  
自改觀矣未期會集幸爲衆自愛

與佛印禪師

阻濶忽復歲暮忽枉教翰具審法履佳勝久不至京  
口衰疾倦於游從無有會晤之日惟冀良食自愛煩  
置台掛甚愧厚意賜茶五角聊以將意餘冀倍萬保練

又

人至承誨示知跣裝取道會見不遠豈勝欣慰向冷  
跋涉自愛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十三終

